

了枕，面色忽即蒼白，不得不就臥下頭去。

『好了，已經好了。』大尉見少年那樣子，想把包着綳帶的手縮回，少年還似不肯放。

『不要顧着我。留心你自己要緊！即使是小小的傷，不注意就要利害的。』大尉說。

少年把頭向左右搖。大尉注視着他：

『但是，你這樣困憊，一定是出過許多血了罷。』

『你說出了許多血？』少年微笑了說。『不但血呢，請看這裏！』說着把蓋布揭開。

大尉見了不覺喫驚退開了一步。原來，少年已失了一隻腳了！他左脚已齊膝截去，切口用血染透了的布包着。

這時，一矮而胖的軍醫，着了襯衣走過，向着少年唧咕了一會，對大尉說：

『啊！大尉！這真是出於不得已，他如果不那樣無理支撐，腳是可以保牢的。——起了非常的炎症哩！終於把腳齊膝截斷了。但是，真是勇敢的少年！眼淚不流一滴，不驚慌，連喊也不喊一聲。我替他行手術時，他以意大利男兒自豪哩！他家世出身一定是很好的。』軍醫說了急忙地

愛
走去。

大尉蹙了那濃而白的兩眉，注視少年一會，替他依舊將蓋布蓋好。眼睛仍不離少年，不知不覺，就慢慢地舉手到頭邊去除了帽子。

『大尉，少年驚叫。』作甚麼對了我！

一向對於部下不會發過柔言的武骨大尉，這時竟用了說不出的充滿了情愛的和聲：『我不過是大尉，你是英雄啊！』說着，張開了手臂，伏在少年身上，在他胸部吻了三次。

愛國

二十四日

123

安利柯啊？你聽了少年鼓手的故事，既然感動，那末在今天的試驗裏，作『愛意大利的理由』題目的文字，定是很容易了。我爲甚麼愛意大利！因爲我母親是意大利人，因爲我脈管所流着的血，是意大利的血，因爲我祖先的墳墓在意大利，因爲我自己的生地是

意大利，因為我所說的話所讀的書都是意大利文，因為我的兄弟姊妹，友人，在我周圍的偉大的人們，在我周圍的美麗的自然，以及其他我所見所愛所研究，所崇拜的一切，都是意大利的東西，所以我愛意大利。這對於祖國的感情，你現在也許尙未能真實理解，將來長大了就會知道的。從外國久客歸來，倚在船舷從水天中望見故國的青山，這時，自會湧出熱淚或是發出心底的叫聲來罷。又，遠遊外國的時候，偶然在路上聽到有人操我國的國語，必會走近去與那說話的接近罷。外國人如果對於我國有無禮的言語，怒必從心頭突發，一旦和外國有交涉時，對於祖國的愛，格外容易發生罷。戰爭終止，疲憊的軍隊凱旋的時候，見了那被彈丸打破了的軍旗，見了那裹着綳帶的兵士高舉着打斷了的兵器在羣衆喝彩聲中通過，你的感激歡喜將怎樣啊！那時，你自能把愛國的意義真正瞭解罷。那時，你自會覺到自己與國家一體罷。這實是高尙神聖的感情。將來你爲國出戰，我願見你平安凱旋——你是我的骨肉，願你平安，自不必說。但是，如果你做了卑怯無恥的行徑，偷生而返，那末，現在你從學校回來時這樣歡迎你的父親，將以萬斛之淚來迎接你，父子不

能再如舊相愛，終而至於斷腸惜死罷。

——父親——

嫉 妬

二十五日

愛國題的作文，第一仍是代洛西。華梯尼這次滿信自己必得一等賞——華梯尼雖有虛榮心，喜闊綽，我卻歡喜他。一見到他嫉妬代洛西，就覺可厭。他平日想和代洛西對抗，拚命地用着功，可是究竟敵不過代洛西，無論那一件，代洛西都要勝他十倍。華梯尼不服，總嘲弄着代洛西。卡羅諾琵琶也嫉妬代洛西，卻是只是藏在心裏，華梯尼則竟表出在臉上，聽說他在家裏曾說先生不公平呢。每次代洛西很快地把先生的問話圓滿回答出的時候，他總板着臉，垂着頭，裝着不聽見，還要故意地笑。他笑的樣子很不好，所以大家都知道。只要先生一稱讚代洛西，大家就去對華梯尼看，華梯尼必在那里苦笑。『小石匠』時在這種時候，裝兔臉給他看。

今天，華梯尼很難爲情。校長先生到教室裏來報告成績：

『代洛西一百分，一等賞。』正說時，華梯尼打了一個噴嚏。校長先生見他那神情，就悟到了：

『華梯尼！不要餵着嫉妒的蛇！這蛇是要喫你的頭腦，壞你的心胸的。』

除了代洛西，大家都向華梯尼看。華梯尼像個要想回答些甚麼話，可是究竟說不出來，臉孔青青地；像石頭般固定着不動。等先生授課的時候，他在紙上用了大大的字，寫了這樣的句子：

『我們不豔羨那因了不正與偏頗而得一等賞的人。』

這是他想寫了給代洛西的。坐在代洛西近處的人，都互相私語，有一個竟用紙做成大大的賞牌，在上面畫了一條黑蛇，華梯尼全不知道。先生因事暫時出去的時候，代洛西近旁的人，都立起身來，離了坐位，要想將那紙賞牌送給華梯尼去。教室中一時充滿了殺氣。華梯尼氣得全身震抖。忽然，代洛西說：『將這給了我！』把賞牌取來撕得粉碎。恰好，先生就來，即繼續上課。

華梯尼臉紅得像火一樣，把自己所寫的紙片，搓攏塞入口中，嚼糊了唾在椅旁。功課完畢的時候，華梯尼好像有些昏亂了，通過代洛西位旁，落掉了吸墨水紙，代洛西好好地代為拾起，替他藏入革袋，且結好了袋紐。華梯尼只是俯視着地，不能舉起頭來。

勿蘭諦的母親

二十八日

華梯尼的脾氣，仍是不改。昨天早晨宗教班上，先生在校長面前問代洛西有否記牢讀本中『無論向了那里，我都看見你大神』的句子。代洛西回答說不會記牢。華梯尼突然說：『我知道呢。』說了對着代洛西冷笑。恰好，這時勿蘭諦的母親突然走進教室裏來，華梯尼於是沒了背誦的機會。

勿蘭諦的母親屏了氣息，白髮蓬鬆了，全身都被雪打得溼溼的，把那前禮拜被斥退的兒子推着進來。我們不知道將有甚麼事情發生，大家都咽着唾液。可憐！勿蘭諦的母親跪倒在校

長先生面前，合掌懇求着說：

『啊！校長先生！請你發點慈悲，許這孩子再到學校裏來！這三天中，我把他藏在家裏，如果被他的父親知道，或者要弄死他的。怎樣好呢！懇求你救救我！』

校長先生似乎要想引了她到外面去，她卻不管，只是哭着懇求：

『啊！先生！我爲了這孩子，不知受了多少苦楚！如果先生知道，必能憫憐我罷。對不起！我怕不能久活了，先生！死是早已預備了的，但總想見了這孩子改好以後才死。確是這樣的壞孩子——』伊說到這裏，嗚咽得不能即說下去，『——在我總是兒子，總是愛惜的。——我要絕望而死了！校長先生！請你當作救我一家的不幸，再一遍，許這孩子入學！對不起！看看我這苦女人面上！』她說了用手掩住着臉孔哭泣。

勿蘭諦好像毫不覺得甚麼，只是把頭垂着，校長先生看着勿蘭諦想了一會，說：

『勿蘭諦，坐在位上罷。』

勿蘭諦的母親把手從臉上放下來，反覆地說了許多感謝的話，連校長先生要說的話，

也都被遮攔住了。她拭着眼睛走出門口，又很速捷地說：

『你要給我當心啊！——諸位！請你們大家原恕了他！——校長先生！謝謝你！你做了好事了！——要規規矩矩的啊！——再會，諸位！——謝謝校長先生再會！原恕了這可憐的母親！』

她走出門口，又回頭一次，用了好像懇求的眼色對兒子看了一眼才去。臉色蒼白，身體已有些向前彎屈，頭仍是震着，下了樓梯，就聽到她的咳嗽聲。

全級復肅靜了。校長先生向勿蘭諦注視了一會，用了極鄭重的調子說：

『勿蘭諦！你在那里殺你母親呢！』

我們都向勿蘭諦看，那不知羞恥的勿蘭諦還在那里笑着。

希 望

二十九日

安利柯！你聽了宗教的話回來跳伏在母親的胸裏那時候的熱情，真是美啊！先生和

你講過很好的話了哩！神已擁抱着我們，我倆從此已不會分離了。無論我死的時候，無論父親死的時候，我們不必再說『母親，父親，安利柯，我們就此永訣了嗎！』那樣絕望的話了，因為我們還可在別個世界相會的，在這世多受苦的，在那世得報；在這世多愛人的，在那世遭逢自己所愛的人。在那里沒有罪惡，沒有悲哀，也沒有死。但是，我們須自己努力，使可以到那無罪惡無污濁的世界去才好。安利柯！這是如此的：凡是一切的善行，如誠心的情愛，對於友人的親切，以及其他的高尚行爲，都是到那世界去的階梯。又，一切的不幸，使你與那世界接近；悲哀是可以消罪，眼淚是可以洗去心的污濁的。今日須比昨日好，待人須再親切一些：你要這樣地存心啊！每晨起來的時候，試如此決心：『今日要做良心贊美我的事體，要做父親見了歡喜的事體，要做能使朋友先生及兄弟們愛我的事體。』並且要向神祈禱，求神給與你實行這決心的力量。

『主啊！我願善良、高尚、勇敢、溫和、誠實，請幫助我！每夜母親吻我的時候，請使我能說「母親！你今夜吻着比昨夜更高尚更有價值的少年哩！」的話。』你要這樣的祈禱。

到來世去，須變成天使般清潔的安利柯：無論何時，都要這樣存心，不可忘了，並且還要祈禱。祈禱的歡悅，在你或許還未能想像，見了兒子敬虔地祈禱，做母親的將怎樣歡喜啊！我見你在祈禱的時候，只覺得實有甚麼人在那里看着你，聽着你的。這時，我能更比常時確信有大慈大悲至善的神存在。因此，我能起更愛你的心，能更忍耐辛苦，能真心寬恕他人的罪惡，能用了平靜的心境去想着死時的光景。啊！至大至仁的神！在那世請使得再聞母親之聲，再和小孩們相會，再遇見安利柯——聖潔了而有無限生命的安利柯作永遠不離的擁抱！啊！祈禱罷！時刻祈禱，大家相愛，施行善事，使這神聖的希望，牢印在心裏，牢印在我高貴的安利柯的靈魂裏！

第五卷
二月

賞牌授與

四日

今天，視學官到學校裏來，說是來給與賞牌的。那是有白鬚著黑服的紳士，在功課將完畢的時候，和校長先生一同到了我們的教室裏，坐在先生的旁邊，對了三四個學生行了一會質問。把一等賞的賞牌給與代洛西。又和先生及校長低聲談說。

『受二等賞的不知是誰？』我們正這樣想，一面只是默然地咽着唾液。既而，視學官高了聲：

『配托羅潑來可西此次應受二等賞。他宿題、功課、作文、操行，一切都好。』大家都向潑來

可西看，心裏都代他歡喜。潑來可西惶張得不知如何才好。

『到這里來！』視學官說。潑來可西離了坐位走近先生桌旁去，視學官用了憫憐的眼光，把潑來可西的蠟色的臉，縫補過的不合身材的服裝打量了一會，替他將賞牌懸在肩下，口音中籠了深情說：

『潑來可西！今天給你賞牌，並不是因為沒有比你更好的人，並且並不單只因為你的才能與勤勉；這賞牌是對於你的心情、勇氣及強固的孝行而給的。』說着又向了我們：

『不是嗎？他是這樣的罷。』

『是的，是的！』大家齊了聲回答。潑來可西動着喉好像在那里咽甚麼，過了一會，用了很好的臉色對我們看，那臉上充滿了感謝之情。

『好好回去，要更加用功呢！』視學官對潑來可西說。

功課已完畢了，我們一級比別級先出教室，走出門外，見接待室裏來着一個不防到的人，那就是做鐵匠的潑來可西的父親。照例蒼白着臉，歪戴了帽子，頭髮長得要蓋着眼，腳震抖抖

地立着。先生見了他，向視學官附耳低說，視學官就去找潑來可西，攜了他的手，同到他父親的旁邊。潑來可西震慄起來，學生們都羣集在他的周圍。

『他是這孩子的父親嗎？』視學官對了鐵匠，快活地發言，好像和熟識的朋友談話一樣。並且不等他回答，又接續地：

『恭喜你看！你兒子超越了五十四個同級的得了二等賞了。作文、算術，一切都好。既有才，又能用功，將來必定有大事業可成的。他心情善良，爲大家所尊敬，真是好孩子！你見了也該歡喜罷。』

鐵匠祇是開了口聽着，看看視學官，看看校長，一面又去看那俯首戰慄着的自己的兒子。他好像到了這時，纔覺得自己從來虐待過兒子，兒子總是振作地忍耐着的。臉上不覺露出茫然樣的驚訝和不堪的情愛，急去抱了兒子的頭到自己的胸邊來。我們都在他們前面走過。我約潑來可西在下禮拜四和卡隆、克洛西同到我家裏來。大家都向他道賀：有的去抱他，有的用手去觸他的賞牌，不論那個，走過他旁邊時，總有一點表示。潑來可西的父親，用了驚異的眼色

注視我們，他還是將兒子的頭抱住在胸口，他兒子在那里啜泣着。

決心

五日

見了潑來可西的取得賞牌，我不覺後悔，我還一次都未曾得過呢。我近來不用功，自己固覺沒趣，先生、父親、母親對了我也不快活，像從前用功時候的那種愉快，現在已沒有了。以前，離了坐位去玩耍的時候，好像是已有一月不會玩耍的樣子，總是高興跳躍着去的。現在，在全家的食桌上，也沒有從前的快樂了。我心裏現有着一個黑暗的影，這黑影在裏面發聲，說『這不對！這不對！』

一到傍晚，就看見許多的小孩雜在工人之間從工場回到家裏去。他們雖很疲勞，神情卻很快活。他們要想快點回去喫他們的晚餐，都急急地走，用了被煤薰黑或是被石炭染白了的手，大家相互拍着肩頭高聲談笑着。他們都是從天明一直勞動到了現在的。其他，比他們還小

的小孩，終日在屋頂閣上，爐側，或是水中，地下勞動，只用一小片的麵包充飢的，也儘多儘多。我呢，除了勉強做四頁光景的作文以外，甚麼都不會做。想起來真是可恥啊！我自己既沒趣，父親對我也不歡喜，父親原要責罵我，不過因為愛我，所以還忍耐在那里呢！父親是一直勞動辛苦到現在的，家裏的東西，那一件不是父親的力換來的？我所用的、著的、喫的和教我的，使我快活的種種事物，都是父親勞動的結果。我受了卻一事不做，祇讓父親在那里操心勞力，不去加以絲毫的幫助。啊！不對！這真是不對！這樣子不能使我快樂！就從今日起罷！像斯帶地樣地捏緊了拳咬了牙齒用功罷！拚了命，夜深也不打呵欠，天明就跳起牀來罷！不絕地把頭腦鍛鍊，真實地把惰性革除罷！就是病了也不要緊。勞動罷！辛苦罷！像現在樣的自己既苦而在別人也難過的這種怠倦的生活，決計從今日起停止啊！勞動！勞動！以全心全力用功，拚了命！因了此，再去得愉快的遊戲和快樂的食事罷！因了此，再去得那先生的親切的微笑和父親的親愛的接吻罷！

玩具的火車

十日

今天潑來可西和卡隆一淘來了。就是見了皇族的兒子，我也沒有這樣的歡喜。卡隆是頭一次到我家，他是個很沉靜的人，身材那樣長了，還是四年生，被人見了好像是很羞愧的樣子。門鈴一響，我們都迎出門口去，據說，克洛西因為父親從美國回來了，不能來。父親就去與潑來可西接吻，又介紹卡隆給母親說：

『卡隆就是他。他不但是善良的少年，並且還是一個正直重名譽的紳士呢。』

卡隆低了那平頂髮的頭，看着我微笑。潑來可西依舊掛着那賞牌，聽說他父親已仍舊開始鐵匠工作，這五日來滴酒不喝，時常叫潑來可西到工作場去協力勞作，和從前竟如二人了。潑來可西因此也很歡喜。

我們開始遊戲了。我將所有的玩具取出給他們看。我的火車好像很中了潑來可西的意。

那火車附有車頭。祇要把發條一開，就自己會動。潑來可西因為未曾見到這樣的火車玩具過，見了只自驚異。我把開發條的鑰匙交付了他，他祇管低了頭一心地玩使。那種高興的臉色，是我在他面上所一向未曾見過的。我們都圍集在他身邊去注視他那枯瘦的項頸，曾有一次出過血的小耳朵以及他的向裏捲短的袖口，細削的手臂。在這時候，我恨不得把我所有的玩具、書物，都送給了他，就是把我自己正要喫的麵包，正在穿着的衣服如數送他，也決不可惜。並且還想伏倒在他身旁去吻他的手。我想，『至少把那火車送他罷！』但是，又覺得這非和父親說明不可，正躊躇間，忽然有人把紙條塞到我手裏來，一看，原來是父親。紙條上用鉛筆寫着：

『你的火車潑來可西見着很歡喜哩！他是不曾有過玩具的，你不設法嗎？』

我立刻雙手捧了那火車，交在潑來可西的手中：

『把這送你！』潑來可西看着我，好像不懂的樣子，我又說：

『是把這送給你的。』

潑來可西驚異起來，一壁向着我父親母親那里看，一壁問我：

『但是，爲甚麼？』

『因爲安利柯和你是朋友，將這送給你，當作你得賞牌的賀禮的。』父親說。

『那末，我可以拿了回去嗎？』

『自然可以的。』我們大家答他。潑來可西走出門口時，歡喜得嘴唇發振，卡隆相幫他把火車包在手帕裏。

『幾時，我引你到父親的工作場裏去，把釘子送你罷！』潑來可西向我說。

母親把小花束插入卡隆的鈕孔中，說：『給我帶去送你母親！』卡隆祇是低了頭大聲地說『多謝！』他那親切高尚的精神，在眼光中閃耀着。

傲慢

十一日

偶然在走路的時候，和潑來可西相觸，就要故意用手把袖拂拭的是卡羅諾瑟斯那傢伙。他自以為父親有錢，一味傲慢。代洛西的父親也有錢，代洛西卻一向不會以此驕人。諾瑟斯有時想一人占有一長椅，別人去坐，就要憎嫌，好像於他有玷辱的。他目中看不起人，脣間無論何時，總浮着輕蔑的笑容。排了列出教室時，如果有人踐踏着他的脚，那可不得了了。平常一些些的小事，他也要當面罵人，或是恐嚇別人，說要叫了父親到學校裏來。其實，他對了賣炭者的兒子罵他的父親是叫化子的時候，反被自己的父親責罵過了的。我不曾見過那樣討厭的學生，無論那個，都不和他講話，回去的時候，也沒有人會對他說『再會』的。他忘了功課的時候，教他的連狗也沒有，別說人了。他嫌惡一切人，代洛西好像更是他所嫌惡的，因為代洛西是級長。又因為大家歡喜卡隆的緣故，他也惡卡隆。代洛西就是在諾瑟斯的旁邊的時候，也向不留意這些。卡隆聽見有人告訴他諾瑟斯在背後說他的壞話時，就說：『怕甚麼，他是甚麼都不知道的，理他做甚麼？』

有一天，諾瑟斯見可萊諦戴着貓皮帽子，很輕侮地嘲笑他。可萊諦這樣說：

『請你暫時到代洛西那里去學習學習禮儀罷。』

昨日，諾琵琶斯告訴先生，說格拉勃利亞少年踐踏了他的脚。

『故意的嗎？』先生問。

『不，無心的。』格拉勃利亞少年答辯。於是先生說：

『諾琵琶斯，你在小小的事情上動怒呢。』

諾琵琶斯像煞有介事地說：

『我會去告訴父親的！』

先生怒了：『你父親也一定說你錯的。因為在學校裏，評定善惡，執行賞罰，全是教師之權！』說了，又和了聲氣，繼續地：

『諾琵琶斯啊！從此改了你的脾氣，親切地待朋友罷。你也早應知道，這里有勞動者的兒子，也有紳士的兒子，有富的，也有貧的，他們都大家像兄弟樣地親愛着，為甚麼只有你不肯這樣呢？要大家和你要好，是很容易的事，如果這樣，自己也會快樂起來哩。如何？你還有甚麼要說的？』

話嗎？」

諾琵琶斯依然像平時樣冷笑了聽着，先生問他，他祇是冷淡地回答：『不，沒有甚麼。』

『請坐下，無趣啊！你全沒有情感！』先生向了他說。

這事總算完結了，不料坐在諾琵琶斯前面的『小石匠』回頭來看諾琵琶斯，對他裝出一個說不出的可笑的可笑的兔臉。大家都哄笑了起來，先生雖然喝責『小石匠』可是自己也不覺掩口笑着。諾琵琶斯也笑了，不過，卻不是十分高興的笑。

勞動者的負傷

十五日

諾琵琶斯和勿蘭諦真是無獨有偶的。今天，眼見着悲慘的光景而漠不動心的祇有他們倆。從學校回去的時候，我和父親正在觀看那三年級淘氣的孩子們在街路中伏了溜冰，這時街頭盡處忽然跑來了大羣的人，大家面上都現出憂容，低聲地彼此不知談着些甚麼。人羣之中，

有三個警察，後面跟着兩個擡擔架的。小孩們都從四面聚攏來觀看，羣衆漸漸向我們近來，見那擔架中臥着一個皮色青得像死人的男子，頭髮上都黏着血，耳朵裏口裏也都有血，一個抱着嬰兒的婦人跟在擔架旁邊，發狂似地時時哭叫『死了！死了！』

婦人的後面還有一個背革袋的男子，也在那里哭着。

『甚麼了？』父親問。據說，這人是做石匠的，在工作中從五層樓上落下來了。擔架暫時停下，許多人都把臉避轉，那個戴赤羽的女先生把幾乎要暈倒的我二年級時女教師，用身體支持着。這時，有拍我肩頭的人，那是『小石匠』，他臉已青得像鬼一樣，全身戰慄着。這必是想着他父親的緣故了。我也不覺記念起他父親來。

啊！我可以安心在學校裏讀書。父親祇是在家伏着案，所以沒有甚麼危險。可是，有許多朋友們就不然了，他們的父親或是在高橋上工作，或是在機車的齒輪間勞動，一不小心，常要有生命的危險，他們完全和出征軍人的兒子一樣，所以『小石匠』一見到這悲慘的光景就戰慄起來了。父親覺到了這事，就和他說：

『回到家裏去！就到你父親那里去！你父親是平安的，快回去！』

『小石匠』一步一回頭地去了，羣衆繼續行動，那婦人傷心叫着『死了！死了！』

『吶呀！不會死的。』周圍的人安慰她，她如不聞，祇是披散了頭髮哭。

這時，忽然有怒罵的聲音：『甚麼！你不是在那里笑嗎？』

急去看時，見有一個紳士怒目向着勿蘭諦，且用了手杖把勿蘭諦的帽子掠落在地上：

『除去帽子！蠢貨！因勞動而負傷的人正在通過哩！』羣衆過去了，血迹長長地劃在雪上。

囚 犯

十七日

這真是今年一年中最可驚異的事：昨天早晨，父親領了我同到孟卡利愛利(Moncoliehi)附近去尋借別莊，預備夏季去住。執掌那別莊的門鑰的是個學校的教師，他引導我們去看了別莊以後，又邀了我們到他的房間裏去喫茶。他案上擺着一個奇妙的雕刻的圓錐形的墨水

瓶，父親注意地在看，這先生說：

『這墨水瓶在我是個重寶，其來歷很長哩！』他繼續着就告訴我們下面的話。

據說：數年前這位先生在丘林時，有一次冬天，曾去到監獄裏擔任教囚犯的學科過。授課的地方在監獄的禮拜堂裏，那禮拜堂是個圓形的建築，周圍有許多的小而且高的窗，窗口都用鐵柵闌住。窗的裏面各有一間小室，囚犯就在各自的窗口立了，把筆記簿攤在窗檻上用功，先生則在暗沈沈的禮拜堂中走來走去地授課。室中很暗，除了囚犯鬍鬚蓬鬆的臉孔以外，甚麼都看不見。這些囚犯之中，有一個七十八號的，比其餘的特別用功，感謝着先生的教導。是一個黑鬚的年青的人，與其說他是惡人，毋寧說他是個不幸者。他原是個細木工，因為乘了憤怒，把鉋子投擲一個虐待他的主人，不意誤中着頭部，致命而死，因此受了幾年的監禁罪。他在三個月，把讀寫都學會，每日讀着書。學問進步，性情也因以變好，已覺悟自己的罪過，自己痛悔了。有一天，功課完了以後，那囚犯向着先生招手，請先生走近窗口去。說明天就要離開丘林的監獄，被轉解到威尼斯的監獄裏去了。他向先生告別，且用了籠着深情的親切的語聲，請先生

讓他一觸先生的手。先生伸過手去，他就吻着，說了一聲『謝謝』而去，先生縮回手時，據說手上沾着眼淚哩。先生以後就不再看見他了。

先生說了又繼續着這樣說：

『從此以後過了六年，我差不多已把這不幸的人忘懷了，不料前日，突然來了個不相識的人，黑鬚，漸花白的頭髮，粗下的衣裝，向了我問：

「你是某先生嗎？」

「你是那位？」我問。

「我是七十八號的囚犯。六年前曾蒙先生教我讀法寫法過的。先生想還記得罷：在最後受課的那天，先生曾將手遞給我的。我已滿了刑期了，今天來拜望，想贈一紀念品給先生，請把這收下，當作我的紀念！先生！」

我祇是無言地立着，他以為我不受他的贈品罷，他那注視着我的眼色好像在這樣說：

「六年來的苦刑，還不足拭淨這手的不潔嗎？」

他眼色中充滿了苦痛，我就伸手過去，接收他的贈品，就是這個。」

我們仔細看那墨水瓶，好像是用釘子鑿刻的，真不知要費去多少功夫哩！蓋上雕着鋼筆擱在筆記簿上的花樣。周圍刻着『七十八號敬呈先生，當作六年間的紀念』幾個字。下面又用小字刻着『努力與希望』。

先生已不說甚麼，我們也就告別。我在回到丘林來的路上，心裏總是描着那禮拜堂小窗口立着囚犯的光景，那向先生告別時的神情，以及在獄中作成的那個墨水瓶。昨天當夜，就做這事的夢，到今天早晨還是想着。

不料，今天到學校裏去，又聽到出人意外的怪事。我坐在代洛西旁邊，才演好了算術問題，就把那墨水瓶的故事告訴代洛西，將墨水瓶的由來，以及雕刻的花樣，周圍『六年』等的文字，都大略地和他說述了一番。代洛西聽見這話，就跳了起來，看看我，又看看那賣野菜人家的兒子克洛西。克洛西坐在我們前面，正背向了我們在那里一心對付算術。代洛西注意我：『不要聲張！』又捉住了我的手：

『你不知道嗎？前天，克洛西對我說，他看見過他父親在美洲雕刻的墨水瓶了。是用手做的圓錐形的墨水瓶，上面雕刻着鋼筆桿擺在筆記簿上的花樣。就是那個罷？』克洛西說他父親在美洲，其實，在牢裏呢。父親犯罪時，克洛西還小，所以不知道。他母親大約也不會告訴他哩。他甚麼都不知道，還是不使他知道好啊！』

我默然地看着克洛西，這時代洛西正演好算術，從桌下遞給克洛西，附給克洛西紙一張，且從克洛西手中取過先生叫他鈔寫的每月例話『爸爸的看護者』的稿子來，說替他代寫。還把一個鋼筆頭塞入他的掌裏，再去拍他的肩膀。代洛西又叫我對於方才所說，務守祕密。散課的時候，代洛西急忙地對我說：

『昨天克洛西的父親會來接他兒子的，今天也來着罷？』

我們走到大路口，見克洛西的父親站立在路旁，黑色的鬍鬚，頭髮已有點花白，穿着粗製的衣服，那無光彩的面上，看去好像正在沈思。代洛西故意地去握了克洛西的手，大聲地：

『克洛西！再會！』說着把手托在頤下，我也照樣地把頤下托住。

可是，這時我和代洛西臉上都有些紅了。克洛西的父親雖親切地看着我們，臉上卻呈露出若干不安和疑惑的影子來，我們自己覺得好像胸裏正在澆着冷水！

爸爸的看護者（每月例話）

正當三月中旬，春雨綿綿的一個早晨，有一鄉下少年滿身沾透了泥水，一手抱了替換用的衣包，到了耐普爾斯市某著名的病院門口。把一封信遞給管門的，說要會他新近入院的父親。少年生着圓臉孔，面色青黑，眼中好像在沉思着甚麼，厚厚的兩脣間，露出雪白的牙齒。他父親去年離了本國到法蘭西去做工，前日歸到意大利，在耐普爾斯登陸後，忽然患病，遂進了這病院，一面寫信給他的妻，告訴她自己已經回國，及因病入院的事。妻得信後雖很耽心，但因有一子正在病着，還有着乳下的小兒，不能分身，不得已叫長子到耐普爾斯來探望父親。——家裏都稱爲爸爸——少年是天明動身，步行了三十里的長途，纔到了這裏的。

管門的把信大略瞥了一眼，就叫了一個看護婦來，託她領了少年進去。

『你父親叫甚麼名氏？』看護婦問。

少年恐病人已有了變故，一壁暗地焦急狐疑，一壁震慄着說出他父親的姓名來。看護婦一時記不起他所說的姓氏，再問：

『是從外國回來的老年職工嗎？』

『是的，職工呢原是職工，老是未十分老的，新近才從外國回來哩。』少年說時越加耽心。『幾時入院的？』

『五日以前。』少年看了信上的日期說。

看護婦暫時記憶了一會，突然好像記起了的樣子，說：『是了，是了，在第四號病室中一直那面的牀位裏。』

『病得很利害嗎？怎樣？』少年焦急了問。

看護婦目注視着少年，不回答他，但說：『跟了我來！』

少年跟着看護婦上了樓梯，到了長廊盡處一間很大的病室裏，其中病牀分左右二排列着。『請進來，』看護婦說。少年鼓着勇氣進去，但見左右的病人都青了臉骨瘦如柴地臥着。有的閉着眼，有的向上凝視，又有小孩似地在那里哭泣的。薄暗的室中，充滿了藥氣，兩個看護婦拿了瓶匆忙地東西循環走着。

到了室的一隅，看護婦立住在病牀的前面，扯開了牀幕，說：『就是這裏。』

少年哭了出來，急把衣包放下，將臉靠近病人的肩頭。一手去握那露出在被外的手。病人只是不動。

少年起立了看着病人的狀態又哭泣起來。這時，病人忽然把眼張開，注視着少年，似乎有些知覺了，可是仍不開口。病人很瘦，看去幾乎已認不出是他的父親不是，髮也白了，鬚鬚也長了，臉孔腫脹而青黑，好像皮膚要破裂似的。眼睛縮小了，嘴唇也加厚了，差不多全不像父親平日的樣子，只有面孔的輪廓和眉間，還似乎有些像父親。呼吸已只有微微的一點。少年叫說：

『爸爸！爸爸！是我呢，不知道嗎？是西西洛（Cicilio）呢！母親自己不能來，叫我來迎接你的。』

請你向我看。你不知道嗎？說句話給我聽聽啊！

病人對少年看了一會，又把眼閉攏了。

『爸爸！爸爸！你甚麼了？我就是你兒子西西洛啊！』

病人仍不動，祇是苦苦地呼吸着。少年哭泣着把椅子拉了攏去坐着等待。眼睛牢牢地注視他父親。他想：『醫生想快來了，那時就可知道詳情罷。』一面又獨自悲哀地沈思，想起父親種種的事體來，去年送他下船，在船上分別的光景，他說賺了錢回來，全家一向很歡樂地等待着的情形，接到病信後的母親的悲愁，以及父親死去的狀態等，都一一想起，父親死後，母親穿了喪服和一家哭泣的樣子，也在心中浮出了。正沈思間，覺有人用手輕輕地拍他的肩膀，驚去看時，原來是看護婦。

『我父親甚麼了？』他很急地問。

『這是你的父親嗎？』看護婦親切地反問。

『是的，我來服伺他的，我父親患的甚麼病？』

『不要耽心，醫生就要來了。』她說着去了，別的也不說甚麼。

過了半點鐘，鈴聲一響，醫生和助手從室的那面來了，後面跟着兩個看護婦。醫生按了病牀的順序，一一地診察，費去了不少的功夫。醫生愈近攏來，西西洛覺得憂慮也愈重，終於診察到了鄰接的病牀了。醫生是個長身而背微屈的誠實的老人。西西洛不待醫生過來，就立起了身。及醫生走到他身旁，他就哭了起來。醫生向他注視。

『這是這位病人的兒子，今天早晨從鄉下來的，』看護婦說。

醫生把一手搭在少年肩上，向病人俯伏了檢查脈膊，手摸頭額，又向看護婦問了經過狀況。

『也沒有甚麼特別變動，仍照前調理他就是了。』醫生對看護婦說。

『我父親怎樣？』少年鼓了勇氣，咽着淚問。

醫生又將手放在少年肩上：

『不要耽心！臉上發了丹毒了。雖是很利害，但還有希望。請你當心服伺他！有你在旁邊，真

是再好沒有了。」

『但是，我和他說，他一些不明白呢。』少年呼吸急迫地說。

『就會明白罷，如果到了明天。總之，病是應該有救的，請不要傷心！』醫生安慰他說。

西西洛還有話想問，只是說不出來，醫生就走了。

從此，西西洛就一心服伺他爸爸的病了。別的原不會做，或是替病人整頓枕被，或是時常用手去摸病體，或是趕去蒼蠅，或是呻吟的時候，去看病人的臉上，看護婦送湯藥來時，就取了調匙代爲灌餵。病人時時張眼看西西洛，可是好像仍不明白，不過每次注視他的時間，覺漸漸地長了些起來，西西洛用手帕遮住了眼哭泣的時候，病人總是疑視着他的。

這樣過去了一天，到了晚上，西西洛拿兩隻椅子在室隅拚着當牀睡了，天亮就起來看護。這天病人的眼色，好像已有些省人事了，西西洛說種種安慰的話給病人聽，病人在眼中似乎露出感謝的神情來。有一次，竟把口脣微動，好像要說甚麼話，暫時昏睡了去，忽又張開眼來查尋看護他的人。醫生來看過兩次，說覺得好了些了。傍晚，西西洛將茶杯拿近病人口邊去的時

候，那脣間已露出微微的笑影。於是西西洛自己也高興了些，和病人說種種的話。把母親的事情，姊妹們的事情，以及平日盼望爸爸回國的情形等都說給他聽，又用了深情的言語，勸慰病人。懂嗎？不懂嗎？這樣自己疑怪的時候也有，但總繼續地和他說。病人雖不懂西西洛所說的話，似乎因樂聞西西洛的籠着深情含着眼淚的聲音，所以總是側耳聽着。

第二日，第三日，第四日，都這樣過去了，病人的病勢才覺得好了一些，忽而又變壞起來，反覆不定。西西洛盡了心力服伺，看護婦雖每日兩次送麵包或乾酪來，也只略微喫些就算，除了病人以外，甚麼都如不見不聞。像患者之中突然有危篤的人了，看護婦深夜跑來，訪病的親友聚在一處痛哭等一切病院中慘痛的光景，在他也竟不留意。每日每時，他只一心對着爸爸的病，無論是輕微的呻吟，或是病人的眼色略有變相，他都會心悸起來。有時覺得略有希望，可以安心，有時又覺得難免失望，如冷水澆心；左右使他陷入煩悶。

到了第五日，病人忽然沉篤起來了，去問醫生，醫生也搖着頭，表示難望有救，西西洛倒在椅下啜泣。可以使人寬心的是病人病雖轉重，似乎神志已清了許多。他熱心地看着西西洛，且

露出歡悅的臉色來，不論藥物飲食，別人餒他都不肯吃，除了西西洛。有時口脣也會動，似乎想說甚麼。西西洛當病人如此時，就去扳住他的手，很快活地這樣說：

『爸爸！好好地，就快全愈了！就要回到母親那里去了！快！好好地！』

這日下午四時光景，西西洛依舊在那里獨自流淚，忽然聽見室的外側有足音。

『阿姐再會！』同時又聽見這樣的話聲。這話聲使西西洛驚跳了起來，暫時勉強地把已在喉頭的叫聲抑住。

這時，一個手裏纏着綳帶的人走進室中來，後面有一個看護婦跟送着他。西西洛立在那里，發出尖銳的叫聲，那人回頭一看見西西洛，也叫了起來：

『西西洛！』一壁箭也似地飛近攏去。

西西洛倒伏在他父親的腕上，情不自遏地啜泣。

看護婦都圍集攏來，大家驚怪。西西洛仍是泣着。父親吻了兒子幾次，又注視了那病人。

『呀！西西洛！這是那里說起！你錯到了別人那里了！母親信來說已差西西洛到病院來了，

等了你好久不來，我不知怎樣地就憂啊！西西洛！你幾時來的？爲甚麼會有這樣的錯誤？我已經全愈了，母親好嗎？孔賽德拉（Concetta）呢？小寶寶呢？統怎樣？我現正在退院哩！大家回去罷！天啊！誰知道竟有這樣的事！

西西洛想說家裏的情形，可是竟說不出話。

『啊！快活！快活！我會病得很危險了呢！』父親說了不斷地吻着兒子，可是兒子祇是立着不動。

『去罷！到夜還可趕到家裏呢。』說着，要想拉了兒子走，西西洛回視那病人。

『甚麼？你不回去嗎？』父親怪異了催促着。

西西洛又回顧病人，病人也張大了眼注視着西西洛。這時，西西洛不覺從心坎裏流出這樣的話來。

『不是，爸爸！請等我一等！我不能回去！那個爸爸啊！我在這裏住了五日了，將他當作爸爸了的。我可憐他，你看他在那樣地看着我啊！甚麼都是我餒他喫的。他沒有我，是不好的。他病得

很危篤，請等待我一會，我無論如何，今日是不能回去的。明日回去罷，等我一等。我不能棄了他走，你看，他在那樣地看我呢！他不知是甚麼地方人，我走，他就要獨自一個人死在這里了！爸爸！暫時請讓我再留在這里啊！

『好個勇敢的孩子！』周圍的人都齊聲說。

父親一時決定不下，看看兒子，又去看看那病人。問周圍的人：『這人是誰？』

『也是個同你一樣的鄉間人，新從外國回來，恰和你同日進院的。送到病院來的時候，已甚麼都不知道，話也不會說了。家裏的人大概都在遠處，他將你的兒子當着自己的兒子呢。』

病人仍是看着西西洛。

『那末，你留在這里罷。』父親向他兒子說。

『也不必留長久了呢。』看護婦低聲地說。

『留着罷！你真親切！我先回去，好叫母親放心。這兩塊錢給你作零用。那末，再會！』說畢，吻了兒子的額，就出去了。

西西洛回到病牀旁邊，病人似乎就安心了。西西洛仍舊從事看護，哭是已經不哭了，熱心與忍耐仍不減於從前。遞藥呀，整理枕被呀，手去撫摸呀，用言語安慰他呀，從日到夜，一直陪侍在旁。到了次日，病人漸漸危篤，呻吟苦悶，熱度驟然加增。傍晚醫生來診，說今夜恐怕難過。西西洛越加注意，眼不離病人。病人也祇管的視西西洛，時時動着口脣，像要說甚麼話。眼色有時也很和善，祇是眼瞳漸漸縮小而且昏暗起來了。西西洛那夜徹夜服侍他，天將明的時候，看護婦來，一見病人的光景，急忙跑去。過了一會，助手就帶了看護婦來。

『已在斷氣了。』助手說。

西西洛去握病人的手，病人張開眼向西西洛看了一眼，就把眼閉了。

這時，西西洛覺得病人在緊握他的手，喊叫着說：『他緊握着我的手呢！』

助手俯身下去觀察病人，不久即又仰起。

看護婦從壁上把耶穌的十字架像取來。

『死了！』西西洛叫着說。